

奋进新征程 抒写新湖南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石头苗寨的春天

张昌爱

石头，是有内涵、故事和传说的。

石碾、石磨等在过去，湘西之域随处可见……由于石头的坚硬易得，每座山上都有，勤劳、勇敢、智慧的苗族兄弟姐妹，便就地取材，建成了自己想建的石头屋，既可以住人长期生活又可以用于防敌，不能不说是一种创举。

老家寨村就是这样的石头古寨。一片参天的古樟木林，长在山岗上，守护着寨村。村落下方有一处水库，水质清澈。这里虽偏远，但环境优美、布局精湛，除房屋外，村里的路，也全是用清一色的石头堆砌而成，一块一块的十分整齐，整个村子不见钢筋水泥。全村保存完整的石头屋有200余栋，最古老的有400多年，恍若从历史深处走来。

老家寨村，位于凤凰县山江镇北部，距凤凰古城23.5公里，由3个自然寨、3个村民小组组成，是一个吴姓家族而居的苗族明清古村落，现有133户人家。寨子至今依然保存着淳朴独特的民族风情，有客人光临村寨的时候，热情好客的苗族姑娘会身着民族服装，打起迎门鼓，端起拦门酒，鼓声与歌声萦绕山寨数里不绝。

在老家寨村遇到一位老人，问他用石头建房有什么好处？他说，用石头建房作用可大了，能更好地接大地的灵气外，可以养身治病、还可以防御外敌入侵……有专家指出，老家寨村这种古堡式的苗寨，为研究苗族历史变迁和民族文化提供了活的化石，是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

行走老家寨，我们会发现寨子里有很多巷道，看似能通行，实际上是死胡同，有的看似已经走到尽头，实际上峰回路转又能通行，这是为了防御外来入侵之用，苗家祖先的智慧可见一斑。

曾经的老家寨，闭塞、贫穷，更没有客栈与餐厅之说，是时代发展的春风唤醒了他，老家寨有幸列为湘西州、凤凰县两级旅游部门精心打造的古苗寨开发样板工程后，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凤凰县里按照“古典化、特色化、民族化”的原则，筹资3000万元，将老家寨作为山江乡村旅游集散中心的一张名片来重点打造。工程分两期建设，建设内容包括高标准建设2400平方米迎宾停车场、3100平方米的游客集散中心、207平方米的迎宾码头和入寨码头2座、长400米和宽3米的沿水库游步道，等等。

这时，同行的朋友发现自己的手机掉了，十分着急，四处寻找。不久，我的手机响了，来电人说我们要找的手机在她那里。她叫麻锦梅，在三江镇与老家寨的岔口开有一家很大的石头屋酒店，占地面积差不多10000平方米，是凤凰乡村旅游的代表性酒店。生意特别好，央视还对她进行过专访。

她进一步介绍说，是一老太拾到并送到她店里的，这使我的朋友喜出望外。到石头屋酒店，朋友欲拿出500元表达谢意时，老太死活不肯收。拾得朋友手机的老太姓石，已年近80，穿着苗族手绣的衣服，身板硬朗，眼睛有神。我们决定开车送老太回家，她同意了。她家是一个干净整齐的四合院，硬硬的石头、干净的门窗，院坪无一根杂草。

离开石老太时，天已不早，望着晚霞与村里炊烟袅袅，我坚信，明天的老家寨村，一定会迎来一个灿烂美好的新春天、新未来。



古朴的石头苗寨。

刘克邦

最近，南京市玄武区某小区两男童因争抢玩具致一方头部擦伤，受伤男童父亲上门掌掴男童并推倒老人，引致社会的广泛关注，令人唏嘘不已。

护犊之心，人固有之。但是，做父母的，该怎样地护犊？

少年时期，一次偶然，我的脑顶无辜地被人重创了一回，虽然幸免于难，但终身留下了一个印记深刻永不消去的疤痕。

八岁那年，父亲因“为人不善”，顶撞领导，早年被扣上“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回原籍湘乡农村“改非思过”去了，我与母亲相依为命，艰难地生活在黔阳县双溪公社塘冲湾大队一所偏僻的乡村小学里。

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双溪人，从小勤奋读书，考上了著名的芷江师范，毕业后义无反顾地回到这片养育过她令她魂牵梦绕的热土，把满腔的热情和毕生的精力无私地献给了这里的孩子。

小学地处偏远，条件落后，师资缺乏，一个老师需同时上两个班的课。母亲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个心愿要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所有的孩子，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成长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超负荷工作，身心的严重透支，加上丈夫遭受的不白之冤，母亲遭受着工作压力和精神摧残的双重折磨，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地虚弱下来。

我年纪虽小，但懂事较早，知道母亲的辛酸与不易，每天放学后，就提起柴刀和扞担（一种木棒做的两头尖中间粗用于挑柴的工具），爬上学校后面陡峭的大山，将那些生长在坡顶、山腰、陡坎、丛林中的野树杂枝砍回家来，用于烧火煮饭，省去了母亲上墟场买柴火的劳累和开支。

一天下午，在离家三四里路之外双溪完小读书的我，像往常一样，放学回到家中，书包一扔，拿起柴刀和扞担就往外走。这时，母亲已病倒在床好些日子了，见我又要上山去砍柴，在床上支撑起半个身子，以微弱声音劝说我：“崽呀，妈妈不舒服，你今天就别上山了。”我止住脚步，望了一眼屋檐下已剩不多的柴火，迟疑了一下后，回答母亲：“妈妈，柴堆里的柴不多了，今天还早，我还是去砍点回吧！”说完，头也没回地走了。“注意安全，早点回啊！”母亲竭尽全力在身后叮嘱。“晓得！”答话间，我的两眼溢满了泪水。

一路快步，我爬上后山，翻过几道梁，攀扯着杂草树枝，左寻右找，来到一处平常少有人涉足的山洼里，袖子一捋，往手中吐一把口水，弯腰埋头，挥舞起柴刀来。今天算是找中了地方，这里野树连片，灌木丛生，茎条粗壮，枝叶茂密，尽是烧火的好材料。

我欣喜若狂，越干越欢。一会儿工夫，羊筋、桤木、苦楝、金刚、蜡树，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杂木枝条，被我从荆棘中拨开，从茅草中分出，齐根部砍断，去掉繁枝茂叶，一根根、一把

把放倒在我的脚下，让它们整齐地排成长队，等待我最后收拾。

太阳落山了，西边的天空布满了晚霞，映红了整个世界，山坡、树林、雀鸟、蚁虫在绚烂的霞光里欢笑。我无暇去欣赏眼前的美景，一门心思在多砍点柴早点回家上，病重的妈妈还在盼望着我呢！

正在收拢柴火，准备捆扎时，忽然听见头顶山梁上有人在大吵大闹。抬头一看，是塘冲湾大队的两个同龄伙伴，一个叫爱河，一个叫多吉，也是上山来砍柴的，不知咋的为了一点小事发生了口角。两人互不相让，你一句来，我一句去，捡最难听的，骂起娘来，骂八辈子祖宗，且越骂越凶，越骂越难听，骂着骂着，竟扭作一团，厮打起来。

平日里，我们都是好朋友，一起打棒棒（一种儿童游戏），一起抽陀螺，一起玩老鹰捉小鸡。见此情景，我停下手中的活计，双手合在嘴边做喇叭状，抬头向上大声劝阻：“别打了！有什么事情讲得清呀！”不知道是听到了还是没听到，两人像斗红了眼的小公牛，依然纠缠在一起，打得难分难解。

我正要爬上山去拉架，可能是爱河处于下风，吃了亏，竟像一头发怒的狮子，挣脱开身后，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照着多吉就砸。多吉一闪，躲过了飞石。爱河见一石未中，又捡起一块石头砸去。多吉灵敏，又一躲，还是没砸着。爱河恼羞成怒，四下寻找更大的石头。

多吉被爱河突如其来的凶狠吓住了，生怕事态恶化，便求起饶来：“我怕了你了，我们不打了，好嘛？”这时候，爱河已丧失了理智，不依不饶，嘴里嘟囔着，“今天我不砸死你，你不晓得我的厉害！”

惹不起躲得起，多吉见此情势，撒腿就跑。鬼使神差，他竟然跑到我的身后，把我当成了挡箭牌。当他感到有了安全感以后，又逞起能来，“狗娘养的杂种！你来砸呀，砸呀！”不断地挑衅对方。

我连连摆手，放声喊道：“别砸了！别砸了！会伤人的！”哪知道，话音刚落，只听得“嘭”的一声，一块石头从天而降，不偏不倚，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眼前一黑，直冒金星，一股热乎乎的液体顺着太阳穴两边直往下流。我一抹，鲜红鲜红，好吓人！顿时，一阵眩晕，扑倒在地，不知人事。

见我倒在地上，血流如注，两个闹事的孩子脸都吓白了，娘也不骂了，架也不打了，一起凑拢过来，跪伏在我的身边，喊我，拍我，摇我，掐我，一阵手忙脚乱……

还是多吉聪明，想起大人们平日里止血的办法，拨开草丛，揪出一把野生植物来，放在口中嚼细嚼烂后，与爱河一道，托扶起我，敷在我流血的伤口上。这一招还真灵，草药上去，竟把血止住了。

不知过了多久时间，我苏醒过来，眼前一片蒙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此时，见我脸色苍白，满头是血，神志不清，爱河、多吉心神慌乱，害怕起来。尤其是爱河，知道自己闯下

的大祸，如惊弓之鸟一般，惊恐不安，不知所措，不停地哀求我，要我原谅他的过错，恳请我不要再将此事告诉大人。

我躺在地上，半睁开眼睛，看他那可怜兮兮的样子，微微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他的请求。

夜幕降临，树影绰约。他们两人惊恐不已，一左一右小心翼翼地搀扶着我，爬坡，过岭，下得山来，像做贼一样，躲躲闪闪，偷偷地溜回了村子。

回到家里，已经是掌灯时分，我生怕母亲知道，悄悄地溜进屋子，蹲在房间的一角。

母亲躺在床上，见我这么晚才回，且一声不吭，感到十分奇怪，硬撑着身子起来，点亮煤油灯，走到我跟前一照，只见我蓬头垢面，头上、脸上、衣服上到处是血，大吃一惊。她赶紧拿过脸盆与毛巾，用热水替我将满脸的血迹擦拭干净后，揭开脑门顶上的草药一看，只见头发与鲜血粘在一起，一块头骨塌陷下去，血糊糊地张开着大口，顿时泪如泉涌，痛哭起来。

在母亲的再三追问下，我只好如实地陈述了事情的经过。

那天晚上，月光暗淡，山乡鸦雀无声。母亲拖着重病的身躯，背着昏迷不醒的我，就着手电筒的微弱光线，急急忙忙、慌慌张张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走，求助同事与亲友，借来治伤的钱，请来远近闻名的郎中，敲开公社卫生院的大门，买来了特效的治伤药，硬是把我从残废的边缘，不，应该说，把我从死亡的边缘生拽了回来。

我的舅舅、姨父和表哥们知道情况后，情绪激动，怒火中烧，非要去爱河家大闹一场，讨个公道；母亲的同事和邻居们也纷纷打抱不平，爱河肇的事，除了跪地道歉之外，巨额的医药费、营养费赔偿一分也不少；大队、生产队干部也表示要为我家做主，责成爱河一家承担全部责任。

在众口一词的讨伐声中，母亲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断：她反过来劝阻大家冷静下来，制止了亲友们采取过激举措，对一直诚惶诚恐无所适从的爱河父母说：“我家孩子被你家孩子打破了头，进行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我知道，你们家有老小六口人吃饭，日子过得并不好，要赔几百块钱，一是家里拿不出，二是向亲戚朋友借，也难以还得清。现在，你们也道了歉，爱河也不是故意的。还好，老天爷开恩，我儿子命大，捡回来一条命。算了吧，我是拿工资的人，治得起我儿子的伤。希望爱河吸取教训，再不要拿石头去砸人了。”

爱河的父母痛哭流涕，“扑通”一下跪在母亲的面前，“邱老师宽宏大量，我们全家人感谢你！”在地下连磕了几个响头。“快起来，别这样！”母亲含泪把他们扶起身来。

事情已经过去快六十年了，母亲早已不在人世。我每每触摸到头顶上那块凹下去的伤疤时，母亲替我擦拭伤口、背我夜行山路求医的场景，以及面对爱河一家的态度，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



漫画/傅汝萍

们离开矿口，沿着父亲出钱修建的那一条土路下山时，沿途的不少老百姓自发为我们送行。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亏了本，却给他们修了一条路，还卖房给他们送来租赁费。

老家的房子卖了，好在学校有间套房。从那时起，父母就和我们住在一起，一直到今天，有28年了。有人说，你爸妈跟你住28年，你老婆的功劳最大。是的，我老婆的确很贤惠。

我和老婆是1996年谈恋爱的。父母对她开始并不同意。老婆是邵阳羊塘镇人，那地方盛产鞭炮，几乎家家户户都做。不幸的是岳父在一次做鞭炮引线中，火药爆炸，严重烧伤。有一天我带了4000元的医疗费去衡阳看望岳父。分别时，岳父不能说话，却用尽力气抓住我的手，眼睛使劲地看着我。我明白他要把女儿托付给我，我点了点头。回到邵阳之后，我将这件事告诉了父母。父亲说，既然这

样，就要讲话算数，做人要讲信用。我跟我老婆的婚事就这样定下了。

1997年，我有了女儿。2017年我有了儿子。在党校学习的一个周末，我拿个气排球带着儿子到楼下玩，吸引了不少小孩子。这些孩子很快分成了两队玩起了他们自创的抛抛气排球游戏。儿子年龄小，无法去拼抢，只能“捡漏”。儿子捡到球之后，却会把球递给比他更小的一个小朋友，说给你来抛。看到这情景，我好像从他身上又看到了那颗善良的种子。我的儿子喜欢看奥特曼电视剧，我们约定每次只看一期。有一次儿子看电视时，我去厨房做事，没多久儿子跑到我身边，我问，怎么不看？他说，不是讲过只看一期吗？这时，在他身上我好像又看到了诚信的种子。

这颗诚信、善良的种子，正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朴实也最持久的一种家风，它像一艘大船，正把我们平稳送往充满希望的未来。

诗新韵

秋去冬来 日方长 (组诗)

龙亚君 邓颖卓

夜半西风秋日雨

昨夜西风秋日雨，
片片黄叶庭院中，
窗前凝思听蝉声。
晨钟暮鼓舞人心，
拂晓清风吹花草，
道是寻常百姓家。

秋雨有感

昨日西风伴秋雨，
风云漫漫烟雨中。
橘子洲头浪飞起，
岳麓书院柿霜红。

枫叶红

近看小河绿映红，
远望湘江雾蒙蒙。
岳麓山泉水含情，
枫叶红于爱晚亭。

立冬

秋菊花凋庭院灯，
落叶知秋冬日临。
华灯初上半轮月，
立冬之日暖阳春。

冬寒

冬日夜来酒御寒，
铁炉熬茶摘星来。
往常此时赏明月，
今朝有酒吐真言。

山间风月

云中山路十八弯，
玉树临风楼外楼。
谈笑风月烟雨醉，
静观景台岁月长。

归隐山居

郊外乡间土，周末游子归。
鸟飞山洞中，山鸡鸣翠柳。
庭院无杂尘，陋室有余闲。
归隐居山里，休闲返自然。

山菊花

小溪木桥边，郊外无游人。
黄昏闲梦远，偏遇西北风。
孤影无争春，山菊任人妒。
雨落草为泥，唯有花如故。

冬菊

昨夜霜雨降窗前，
庭院四周蝉凄凉。
唯有山菊耐冬寒，
秋去冬来日方长。

雨落曦园

凄凄明月松间照，
湘江疏影水清浅。
雨雾云台落曦园，
日出东方晴明天。



冰韵